

#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

## 巧妙伪装闯五镇(上)

1936年春,红二十八军为了摆脱困境,执行“攻进我山区,我进攻平原”的决策,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,分散转入外线作战。高敬亭、方永乐和梁从学分别率部插向敌后方活动,分散作战,引出敌人,摆脱敌人,寻机歼敌。兵分三路,其活动范围达3个省51个县。

梁从学,六安县沛联乡(今属裕安区分路口镇)人,由于身材壮实,力气大,被称作“老黄牛”,又由于作战勇敢,被称作“梁老虎”。曾担任红八十二师师长、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,在“肃反”中被诬为“第三党”,遭逮捕。怀疑取信后,梁从学担任红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团长。不久,他又在继续推行错误的“肃反”政策中被怀疑为反革命,再遭逮捕。当时,军事干部十分缺乏,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“围剿”,仍由梁从学率二四四团与国民党军作战。1936年3月,红二十八军将红十二师二四四团第三营改编为第四五团(下辖二个连和一个手枪队,共230余人),梁从学受命任该团团长。

雷伟和由二四四团三营转入二四五团三营七连,仍是班长。

二四五团成立后,梁从学随即率领部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,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,活动于太湖、怀宁、岳西、潜山地区。

这里,重点说一下梁从学率队一天一夜“巧闯五镇”的故事。那是4月初的一天,梁从学带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三营和一个手枪队共200多人,采用伪装战术,出潜山、下平原,一天一夜跑了50多公里,巧闯五个集镇。

这天的黄昏,游击队伪装成“剿匪”部队,沿着

金秋送爽,果岭飘香,我应邀参加叶集区平岗街道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赛事活动,暨“果岭花漾美厨大赛”,赛事在果岭山庄小广场上举行。

我们一行几人先登上果岭山庄的观景台。呀!真是大令人震撼,登高望远,四周风景如画,如一幅幅展轴的画卷呈现在眼前,南边大别山脉清晰可见,西南方金寨县城和叶集主城区连成一体,高楼林立,城廓显现,北部有户外游乐场和户外体育场(这里承办过全国山地自行车赛),东南面史河总干渠像一条蜿蜒的玉带环绕着平岗岭。放眼望去,丘岗起伏,立体交错,果岭基地一片连着一片,有桃园、梨园、葡萄园,栋栋农家小楼房掩映在丛林中,几处池塘里的水清澈见底,天蓝、地绿、水清,人与自然相和谐。“踏破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”,退休之前我多次去过平岗,走遍了平岗的山山水水,但从未有过此次的感受——叶集真是发展太快了,平岗也变得更美了。

近些年来,平岗人民积极响应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号召,大力发展江淮果岭,把绿色经济发展作为重头戏,努力实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、生态保护和果岭建设相结合、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相结合,“无事找书记”与全民创业就业相结合。为了打造旅游产业,平岗举办首次美厨大赛,旨在培育更多的乡村名厨,推介更多的特色美食,吸引更多的游客向往此地,让旅客们吃在平岗、住在平岗、游玩在平岗。

在菜集老家那儿,我妈有两处菜地,一处 在河埂下靠近老屋的地方,是修大埂时形成的荒地,后来改造成了菜园。另一处在老屋西边的庄台上,那里是我大娘家的宅基地,1991年大水后就一直荒着,长年长满杂草,后来也被我妈费了大力气改造成了菜地。两处菜地的菜畦地块都不大,最小的一块还没有方桌面大。

春天里,较早种下的是莴菜、莴菜地位于庄台最西边,是所有菜畦里面积较大的一块。翻地、上底肥是我的活,后期管理就是我妈的任务了。莴菜籽下地出苗一般二十天左右就可食用,此后一直能吃到夏天,直到它开花、茎木质化。我种的是圆叶红莴菜,从它初芽时的羸弱到铺满整个菜畦时繁盛,我感激它给了我蓬勃向上的精神动力,我用手机记录下它成长的每一步,它让我记忆深处的红莴菜汤饭又苏醒过来。

往东紧靠着莴菜地的是黄瓜地。黄瓜架是我妈用手指粗的青竹竿搭成的,很牢固。我们熟悉的黄瓜并非中原原产物种,它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及今天的印度一带,初入中国时名叫“喜瓜”,后来又发展成南北两大派系。北方的黄瓜颜色深绿,细长多刺;南方的黄瓜色浅,短粗刺少,老了颜色变成黄白色。我猜想黄瓜的名字可能由此而来吧。

我种的是南方黄瓜品种,非常适合凉拌吃,清洗可以直接当水果吃。初夏时节,30棵黄瓜苗的藤蔓爬满瓜架,盛产期时,每天早上都能摘一大筐子黄瓜。我们把各种吃法都用了,后来实在吃腻了,我妈就劝我们:“多吃黄瓜好啊,解渴!我们上的底肥都是豆饼肥,你们没发现吗?这黄瓜的味道比街上卖的格外清甜……”我们没有要,她顿感失落;我们收下,她又孩子似的欢喜。“一畦黄瓜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吃不完的黄瓜,还有一份惊喜。

有一天早上,我还拿黄瓜时突然从黄瓜藤蔓里传

下午在公交站台等车,暖阳照在对面屋顶的琉璃瓦上,金色的光芒反射下来温暖了我的双眼。一阵风吹来,行道树上的叶子纷纷落下,发出“哗哗啦啦”的响声,轻盈而欢快。有人发出疑问:叶子的离开,是风的追求,还是树的忘怀?我觉得,那是叶子成熟后的欢愉。

人们常说: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我弯腰捡起几片浅红的落叶端详起来,有的叶子脉络纹理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,带着微红的血丝。有的叶子被虫蛀了,但虫子吃得很有精致,它们只吃去了叶肉,像是用嘴在有意识地刺一件艺术品,留下一层更为清晰的网格状的、薄薄的叶片,有种难以言说的残缺美。

落叶归根。大地有了一层松软的外衣,阳光静静地躺在上面,听每一片叶子诉说它们的过往,时光一边收拾着破败,一边粉碎着记忆。来时的路已变得模糊,就把去时的路交给可以憧憬的未来。

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春天,它们有努力萌发的梦想,夏天,它们有朝气蓬勃的身影。秋天,有它们成熟后又义无反顾的离开。

叶子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,阳光倾听它们的故事,风儿陪它们流连,河流带它们去旅行,大自然不会落下自己的孩子。

其实,要落的叶子,要掉的果实,要飞的种子,不是别离,而是反哺大地,也是新生的开始。

着潜山山区的羊肠小道向东南方向疾进。团部手枪队全部身着国民党灰色军服,佩戴敌十一路军符号,走在队伍前面。团长梁从学伪装成敌长官,随手手枪队前进。走在队伍后面的同志,仍穿红军服装。

夜,月色皎洁,山风阵阵送来扑鼻的芳香,使人感到分外清新、舒畅。不知不觉走了一夜,第二天拂晓时逼近了黄泥港。黄泥港是安徽省潜山县南部的边境重镇,也是一个古镇。它临水兴镇,商贸繁盛,有“小上海、二苏州”之称。街镇东西两头,各有一个碉堡,由敌两个民兵小队分别驻守,监视、盘查过往行人,经常迫害我红军家属及当地群众。

当手枪队来到镇子跟前时,离大路二十余米的街西头碉堡里哨兵高声喊道: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,往哪里去?”手枪队长机警地回答说:“我们是十一路军的,在山里‘剿匪’下来。”他一边答,一边停下脚步,在路边准备应付敌人。

不一会,碉堡里走出几个人来。为首的大概是个小头头,歪着头,斜着眼,手提着把盒子枪,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情,不停地打量着手枪队的人。见敌如此,手枪队长不禁火冒三丈,走上前就朝那家伙脸上狠狠打了几个耳光,大声骂道:“老子‘剿匪’下来,还不赶快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?误了时间,老子要你的狗命!”那个家伙被打得昏头昏脑,战战兢兢地连说:“是!是!”未等他话说完,团政委朝着手枪队厉声说道:“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!”手枪队同志早做好准备,一拥而上,把碉堡里十几个团丁的枪支全缴了,打死一个小队长。

团长梁从学带着部队顺利进入集镇。镇东头碉堡的敌人,看到我队后面赶上上来的人头上戴着八角帽,知道红军来了,慌忙逃出碉堡,仅剩两

三个人紧闭大门,龟缩在碉堡内。为了继续前进,不在这里耽搁时间过久,游击队伍未予理睬,在镇上休息一阵,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。手枪队一到这里,首先派人剪断通往各地的电话线路,然后大摇大摆地迈向东街后面大庙走去。站在大街远远看去,大庙门前交叉竖立着两面青天白日旗,门两边无精打采地站着两个哨兵。还没到大门口,手枪队就边走边喊:“我们是十一路军的,从山上‘剿匪’下来,赶快叫你们队长出来,我们长官有吩咐。”

敌哨兵见这支队伍武装整齐,来头不小,根本不敢违抗,连说:“是!是!”其中一个哨兵拿着枪就往里跑,手枪队顺势跟着快速进入大庙,并控制庙门。

这时,敌民团团丁刚刚起床,有的在刷牙,有的在洗脸,有的在伸懒腰。他们见我手枪队突然来到,慌里慌张,乱作一团。梁从学见此情景,便大声训斥道:“怎么样!这样松松垮垮的,像你们这个样子,红军来了怎么办?”又以命令的口气对手枪队队长说:“把他们的枪统统给我收掉!”手枪队一哄而上,立即将民团挂在墙上的枪支、子弹全部收下。这时,民团团丁一个个呆若木鸡,不知所措。

“集合!”手枪队一面吹着哨子,一面大声喊道:“统统到大门口集合,听长官训话!”敌民团团丁一个个都跑到门外排队,站在那里。梁从学当即给他们进行了一番政治教育,讲明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。这时,他们才真正醒悟过来,一个个都垂下头来。

游击队伍进入王家河,在镇上吃早饭。当地群众得知红军一枪未放,消灭了王家河民团,都欢欣鼓舞、拍手称快。小集镇顿时热闹起来。王家河小街,是一条狭窄的石板铺就的街道,人挤来挤去。游击队住在镇上进行了一番宣传,还没收了镇上两家店主商店的东西,分给当地贫苦群众。九点多钟,游击队伍又快速向高河坝进发。(张正耀 编著)

我们来小广场,南面和北面一排排临时撑起的红棚子,如同一条美食街,每个棚子的案桌上摆满各式各样食材,厨师们正在精心地准备着参赛作品;中间是共赏区,据说每个村都派员参加,共享、共赏这场美食大餐,正前方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,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随着电动传送带转动着,评委们分坐在三方,面前有菜名打份表。

舞台上,节目主持人激情地讲解着此次参赛的类型、规则和奖项。此次参赛作品共有64个菜,分三种类型,羊肉类、烧烤类和私房菜,每种类型取前三名,分别颁发一定数额的奖金。随着一声“品鉴开始”,评委们边品尝美味边打分,像品尝“百家宴”一样,大家对每个菜都认真地品鉴着。一看色泽和刀功,二品美味和香味,三赏食材和菜名,有的情不自禁地赞叹道:“这个菜好吃”,“这个菜有特色”……想想也是,牲口是农家养的,蔬菜是园子里种的,优良的食材加上精湛的烹饪手艺,能不好吃吗?桌上摆不下,有的干脆把作品端在评委面前,逐一报上菜名,介绍菜名,都渴望自己的拿手菜能得到评委们的认可。

## 老家菜园子

张 军

来一阵雏鸟的“叽叽”叫声,我正准备仔细寻找时,附近的树枝上两只成鸟紧张地蹦跳着,惊叫着,我静静地退了回来。下午趁成鸟不在时,我搬了个板凳悄悄地站到鸟窝下。我掀开罩在鸟窝上的那片宽大的黄瓜叶子,鸟窝里的三只雏鸟露了出来。它们都没长毛,闭着眼睛着蜡黄的大嘴问我要吃的。以后的日子,我隔三岔五地都要去看看它们,直到它们羽翼丰满离去。秋天收捆黄瓜架杆时,我舍不得丢弃那个精致的巢,我盼着它们今年还来此安家。

在庄台的墙角处,我栽了我几棵冬瓜。冬瓜秧一开始长得慢,两个星期,好像没有什么大变化,后来就爆发了,就像把前段时间积攒的力量一下子都使出来一样。它长得很旺盛,瓜秧很快就铺满了它的领地。长在路边的两个冬瓜我们是在看着它们长大的。占领黄瓜架一角的瓜藤上也结了一个,一开始吊在瓜架上,后来因太重,终于落下了。最让人意外的是在墙角外结的那个瓜,我们走走去居然都没发现它,等到发现它时,它已是繁霜满面,摘下来一称,70多斤!冬瓜切开后,切口处容易腐烂,所以几个大冬瓜都送给了在农贸市场卖菜的本家叔叔,回报是免费吃一年的冬瓜。冬瓜性寒,与冬瓜有关的美味中最有名的应该是“老鸭炖冬瓜”了吧。夏天吃可以消暑去热,酱冬瓜皮是我儿时的美味,据说吃了可以消疳子。我妈做好了,总要在我盆

里酱一些冬瓜皮,酱好捞出来洗洗就面条,那是绝配。

南瓜是菜园的恶霸,它的蔓总是肆无忌惮地侵占大片的土地,它爬上我新栽的橘子树,我把它拉下来,第二天它又厚着脸皮挤了过来。深秋时,我才发现它居然就结了一个小南瓜。这个大骗子!

庄台上,老屋院子后门外的空地面积很小,长不过五米,宽只有一米,这块地,也被我妈分成三四小块。春天排小葱,秋天种大蒜、黄心乌、毛白菜、青萝卜,它们各有各的地盘。菠菜和茼蒿好像是一对冤家,两者在同一地块只能种一样。

虽说菜园子,但种的也不全是蔬菜。在庄台的西边沿着庄台边缘,紧贴着莴菜地就种了两排玉米,去年夏天高温干旱,玉米苗受干没长起来,玉米棒子长得也小。今年就好多了,由于雨水均匀底肥足,两排玉米苗长得比我还高,玉米棒子也长得甚是喜人。有玉米吃的那段时间里,家里省做了好几顿早餐、晚餐,煮上一锅玉米,每人啃一两个玉米棒子足矣。

庄台东边紧贴我妈住房的那块地最大,去年种了花生,因干早高温,产量大减,最后收获的果子都是“铁果子”,小但长得极饱满,用手很难掰开。今年那块地仍然种了花生,今年的天气算是风调雨顺,我想花生的产量会提高许多吧。

菜园地的西边角被我妈栽上了一些辣椒,茎叶都是紫色的那种,长有一米多高。秋天的时候,上面结满辣椒,一开始是青色,渐渐变成紫红色,摘下用来用针线穿起来晒干,冬天吃牛羊肉时可以用上。有时也会选一两棵辣椒给特别多的连根拔起来,倒挂在屋檐下,需要时直接从上面摘。

前年春,庄台及四周栽上了白杨树,它们枝繁叶茂长得很快,不知道明年,后年能不能再种菜了。

三个人紧闭大门,龟缩在碉堡内。为了继续前进,不在这里耽搁时间过久,游击队伍未予理睬,在镇上休息一阵,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。

手枪队一到这里,首先派人剪断通往各地的电话线路,然后大摇大摆地迈向东街后面大庙走去。站在大街远远看去,大庙门前交叉竖立着两面青天白日旗,门两边无精打采地站着两个哨兵。还没到大门口,手枪队就边走边喊:“我们是十一路军的,从山上‘剿匪’下来,赶快叫你们队长出来,我们长官有吩咐。”

敌哨兵见这支队伍武装整齐,来头不小,根本不敢违抗,连说:“是!是!”其中一个哨兵拿着枪就往里跑,手枪队顺势跟着快速进入大庙,并控制庙门。

这时,敌民团团丁刚刚起床,有的在刷牙,有的在洗脸,有的在伸懒腰。他们见我手枪队突然来到,慌里慌张,乱作一团。梁从学见此情景,便大声训斥道:“怎么样!这样松松垮垮的,像你们这个样子,红军来了怎么办?”又以命令的口气对手枪队队长说:“把他们的枪统统给我收掉!”手枪队一哄而上,立即将民团挂在墙上的枪支、子弹全部收下。这时,民团团丁一个个呆若木鸡,不知所措。

“集合!”手枪队一面吹着哨子,一面大声喊道:“统统到大门口集合,听长官训话!”敌民团团丁一个个都跑到门外排队,站在那里。梁从学当即给他们进行了一番政治教育,讲明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。这时,他们才真正醒悟过来,一个个都垂下头来。

游击队伍进入王家河,在镇上吃早饭。当地群众得知红军一枪未放,消灭了王家河民团,都欢欣鼓舞、拍手称快。小集镇顿时热闹起来。王家河小街,是一条狭窄的石板铺就的街道,人挤来挤去。游击队住在镇上进行了一番宣传,还没收了镇上两家店主商店的东西,分给当地贫苦群众。九点多钟,游击队伍又快速向高河坝进发。(张正耀 编著)

## 《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》之十一

《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》之十一

《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》之十一

《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》之十一

舞台上表演着精彩的文艺节目,当地文艺爱好者纷纷登上舞台,他们欢快地唱着、跳着,虽不是专业团队,但个个都尽显自己的风采。一位男厨师平时就喜欢音乐,他的作品端上桌子后,放下勺子,拿起吉他,自弹自唱起来,唱弹得如醉如痴。这些业余爱好者们为赛事烘托着气氛,特别是共赏区的那些食客们,边吃边欣赏表演,好不乐哉、快哉。

比赛进行将近两个小时,按比赛规则要求,现场的打分,现场公布,现场颁奖。当宣布选手颁奖时,有的还没来得及脱下面围裙就匆匆走向领奖台,满怀内心的喜悦,伴着台下阵阵掌声,手里捧着奖金牌子,与颁奖领导合影留念,此时此刻他们更加懂得憬着未来。

是的,乡间美厨大赛只是一种形式,标志着一个好的开端,今后的路会更加漫长。平岗的乡村旅游离不开这里的自然风貌,离不开地方党政的有力推动,更离不开这里朴实好客的平岗人民,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花样多多的果岭,花样多多的美食,花样多多的幸福生活,一定会展现在人们面前。我为平岗成功举办果岭花漾美厨大赛点个赞。

里酱一些冬瓜皮,酱好捞出来洗洗就面条,那是绝配。

南瓜是菜园的恶霸,它的蔓总是肆无忌惮地侵占大片的土地,它爬上我新栽的橘子树,我把它拉下来,第二天它又厚着脸皮挤了过来。深秋时,我才发现它居然就结了一个小南瓜。这个大骗子!

庄台上,老屋院子后门外的空地面积很小,长不过五米,宽只有一米,这块地,也被我妈分成三四小块。春天排小葱,秋天种大蒜、黄心乌、毛白菜、青萝卜,它们各有各的地盘。菠菜和茼蒿好像是一对冤家,两者在同一地块只能种一样。

虽说菜园子,但种的也不全是蔬菜。在庄台的西边沿着庄台边缘,紧贴着莴菜地就种了两排玉米,去年夏天高温干旱,玉米苗受干没长起来,玉米棒子长得也小。今年就好多了,由于雨水均匀底肥足,两排玉米苗长得比我还高,玉米棒子也长得甚是喜人。有玉米吃的那段时间里,家里省做了好几顿早餐、晚餐,煮上一锅玉米,每人啃一两个玉米棒子足矣。

庄台东边紧贴我妈住房的那块地最大,去年种了花生,因干早高温,产量大减,最后收获的果子都是“铁果子”,小但长得极饱满,用手很难掰开。今年那块地仍然种了花生,今年的天气算是风调雨顺,我想花生的产量会提高许多吧。

菜园地的西边角被我妈栽上了一些辣椒,茎叶都是紫色的那种,长有一米多高。秋天的时候,上面结满辣椒,一开始是青色,渐渐变成紫红色,摘下用来用针线穿起来晒干,冬天吃牛羊肉时可以用上。有时也会选一两棵辣椒给特别多的连根拔起来,倒挂在屋檐下,需要时直接从上面摘。

前年春,庄台及四周栽上了白杨树,它们枝繁叶茂长得很快,不知道明年,后年能不能再种菜了。

很多人到了大化坪,都会痴迷黄芽那缕缕清香,而对大化坪厚重的历史却漠然了。其实,揭开历史的尘封,透过黄芽的氤氲,一个了不起的大化坪就在你的眼前。

大化坪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,是一座千年古镇。相传商周时期,有农夫来此拓荒,便在荒坪上插花为标来宣誓“主权”,人们即称此为插花坪,说来也怪,所插之花虽未浇水施肥,却生长得茂盛,花朵大而鲜艳,后来人们就称此地为大花坪,时间一久也就成了现在的大化坪了。

虽说是个传说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大化坪土地肥沃,风调雨顺,适合植物生长,因此这里盛产名茶也就不足为怪;这里能聚集人气、走出仁人志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大化坪因盛产黄芽茶而闻名遐迩,早在两千多年前的《史记》就有记载:寿州之山有黄芽焉,可煮而饮,久服得仙……寿州之山,指的就是霍山,正是因为这一记载,霍山黄芽自唐代至清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被列为贡茶。陆羽在《茶经》里对霍山黄芽也不吝笔墨予以赞赏,1915年的万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霍山黄芽还拿了金奖。大化坪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古镇,搭上黄芽的翅膀响誉中外。

到了大化坪,茶余饭后人们谈论最多的除了茶叶,还有这里的人和事。千年古镇,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;历史包浆,玲珑剔透,幽光沉静,就连这里的每一处地名都有一个美妙的故事,如金鸡山、舞旗河、大兴湾、铁炉山、浪岱岭、千笠寺、棋盘岭、多盘岭、廖寺园、隐贤湾等等,都是一道道历史的沉淀,无不蕴涵着大化坪的厚重与辉煌。

淮河的一级支流东淝河贯穿大化坪全境,早在隋唐之前,这里就是中原水路进入汉口的要塞,也是陆路官道进入安庆的驿站。镇内的舞旗河渡口、大河北码头、千笠寺码头,水运繁忙,商铺林立,商贸云集,是鄂皖药材、木材、茶叶、盐巴等商品的集散地,是鄂皖交界处的“不夜城”。

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,有一位道骨仙风、鹤顶童颜、手持雌雄宝剑的隐士格外引人注目,他在千笠寺码头下船,径直去唐记客栈,此人便是“八仙”之一的吕洞宾。

吕洞宾,号吕岳,山西芮城人,屡试不第,便去了终南山修道,后受云房先生点拨,成为天下剑仙之首,揭去神秘的面纱,吕洞宾也是凡人一个,此番是应朋友之邀去洞庭湖品鉴论剑,途经大化坪,见千笠山环水绕,风景秀丽,歌舞升平,便下船小憩。店主唐又新对仙人的造访,喜不自胜,拿出上等黄芽,促膝长谈,主客甚欢,相见恨晚,仙人原本只是歇脚一会的,不想一连住了五晚,还与唐又新结为兄弟。临别之前吕洞宾特意画一张自画像与唐又新作纪念,并在画上题写一首七绝:淮写头颜入画,岳阳酒满洞庭湖;玉容不藉丹青手,亲笔描来世上无。

唐又新与吕洞宾分别后,把仙人的自画像视为珍宝,在唐家珍藏了一千多年,现在千笠寺一带七、八十岁左右的老人都看过此画。建国后此画还在霍山县文化馆展出,目睹此画的人都感叹吕洞宾的生花妙笔,可惜的是“扫四回”时被红卫兵焚烧了,也有人说在展览中丢失了。

程在嵘,号霍岑,大化坪人,生于康熙五

2023年已进入第四季度了,将要迈入2024年。整理这一年的事项、材料颇费时间,深感生活不易,由此思绪不由自主地拉回到过去的时光,回想起我那快乐的童年,便想起奶奶她老人家。

奶奶叫兰江,在我记忆里她时常是身穿灰黑色大褂,裹腿缠脚,戴着黑帽,面容慈祥,脸上布满皱纹,每天都会将自己打理得很精神。

她姐弟共4人,三个姐妹一位弟弟。他们都居住在附近的村落,常有往来。奶奶生育了6个子女,三男三女,其中一个叔叔因灾荒和疾病过早夭折,剩下大姐、大伯、二姑、老姑和我父亲5人。

奶奶一生可谓命运坎坷,但她始终没有被命运吓倒,没有向命运屈服。她用勤劳和不屈的性格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,大伯和我父亲都上过学堂,尤其我父亲通过读书走上工作岗位,其余子女也都要亲荣敬,各自成家立业,开枝散叶。

小时候,每逢寒暑假爸妈就会带着我和弟弟回老家,回老家的路那时可是一波三折,每次都是大半天。我们一到老家,奶奶看到我总是先招呼:“我大孙子回来了!”再招呼我父亲。其实严格来说我不是她的大孙子,大伯自家还有三位堂哥,我在他孙子中排行老四,她这么喊可能是我不常在家,一见面尤感情切,可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很爽,对于回老家,我是乐于参与的,甚至还期盼着。

奶奶的勤劳是中国传统农村女性的表率,她常忙于菜地、厨房、家离之间。奶奶经常在菜地忙活,家里还喂养着鸡、鸭、鹅,我至今还记得她一手拿着竹竿,一手抱着我在下雨天夜里鹅从外边往家赶,鹅群在奶奶的指挥下,都伸长脖子小合唱似的回家。

奶奶烧着一手好菜,我经常在吃饭时听父亲讲起:“你奶奶的渣肉做得好嘛!还有擀面条。”父亲说说着仿佛她已经坐在老家锅台旁边,看着奶奶在做饭。我对此也是深有感触。有年夏天,我与家人回老家,也是下午5点左右到的,刚好是饭点,一进奶奶家,就看到奶奶和几人围坐着两条板凳吃饭,有糖拌梨、炒鸡蛋、渣肉……奶奶忙拿碗给我盛饭,并夹了渣肉放在米饭上面,我爱吃裹渣肉的渣面,渣面拌着米饭是无以言表的美味。

菜园是奶奶的主战场,她的菜地是没有荒着的,各种蔬菜都精心打理,播种育秧、浇水施肥,除草绑架,时常在菜地里去摘辣椒什么的,她每隔几天就会精挑细选几样新鲜蔬菜,用细麻绳扎好,挑到集市去卖。记得有一次她带着我,一手扶扁担,一手拉我,祖孙二人顶着满天星光,兴冲冲地

去赶集卖菜。因为菜好,不大会儿就卖完了,她会带几块钱整理好,用小手巾包裹再塞进衣兜里。我清楚地记得,她给我买了两块油炸糍糕,那糍糕焦酥软糯的味道我很难忘。奶奶说:“你爸上学都是我卖鸡蛋、卖菜的钱供的呢。”

奶奶还常腌制很多咸菜、做酱,这是附近村民都知道的。奶奶家大大小小子的坛子很多。那年夏天我头发长了,奶奶说该剃头了,她找来同村剃头匠李百万帮我理发。理好后,她从坛里挖出满碗酱送给李师傅,李师傅笑着说:“这比钱好使啊。”

奶奶年岁大了,不常出门。有年夏天,她带着我去大姑家,路过街市,她说空手去不好,我诧异地问:“大姑家不是您女儿吗?到您自己女儿家还要带东西啊?”她说:“你大姑家孩子多,我们在街上买个二西瓜。”她从衣兜里翻出两个已经发白的毛巾,轻轻掀开拿出钱后,又包好塞回去。

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奶奶不知道什么原因,精神出现问题,据说是被炸雷吓的。一次回老家,路上母亲告诉我,见到奶奶不要乱说话。我到奶奶家,走进奶奶住的房间,看到她倚靠在床上,头发很乱,目光呆滞,还抽起烟,胡言乱语中夹杂着方言,她远远望着以前的精神头,也没有再喊:“我大孙子回来了。”我的奶奶她病了。

自那以后,奶奶就再没有像以前一样,父亲和姑姑们带她四处求医问药,奶奶的气色却始终没有太大的转变。

记得我家搬到学校里面住后,奶奶来住过一段时间,她不是天天犯病,几天犯一次,常自言自语、断断续续在回忆自己一生。有天夜里奶奶突然犯病,回家没有人有什么好办法,我就自告奋勇地从厨房拿起胡椒粉吹向她,奶奶在强烈的刺激下连打几个喷嚏,暂时停止了唠叨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很自责,我是多么愚蠢,多么不懂事啊,去伤害一位饱经风霜还在病中的老人,她还那么爱我。

1997年,我被再继续教育而走入军营。我的奶奶也被病魔无情地带走了!转眼已经26年,我很怀念奶奶,一位在艰苦岁月里热爱生活、不向命运低头的老人。

十年(1711年),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高中举人,又联捷进士,曾任广西贺县知县,后又任宜山知县,因“爱民教士,劝课农工,俸廉外毫无所取”,为官清廉,深得乾隆赏识,升任永康知府,80岁那年他向乾隆辞职,告

老还乡,回到霍山。1795年,已是84岁高龄的程在嵘,收到乾隆爷的清吏,奉诏去京城参加千叟宴。他带给乾隆的霍山黄芽和霍山石斛颇受乾隆喜爱,乾隆当即赐予他寿杖一根、诗词一首。寿杖和诗词一直是“程氏家祠”的镇祠之宝。

宋坤然,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的霍山诗人。嫁于大化坪监生俞学沛。宋坤然尤娴诗赋,她冲破世俗,悲歌抒怨怒,鞭斥旧礼教。咏有“幸有高斋曲,可以抒哀思”和“离怀落落谁堪比,三尺瑶琴一卷书”等名句。著有《琼华楼诗集》,措词卓异,潇洒飘逸,宛有唐诗风味,该书已收入《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》,光铁夫编著的《安徽名媛诗词选》收录宋坤然诗词多首。

徐大桂,号衡衡,又号钝斋,1895年出生在大化坪舞旗河,自幼医文并修,留有遗著40余卷。他医术高超,中西合璧,有“皖西华佗”之称,在内、外、妇、儿等科造诣了得,善借外治法治疗内部疾患,弟子中多有成为名医。著有医学巨著《脉症会解》、《药石维言》、《伤寒论要法注疏》等十多本,多数由安徽省卫生厅搜集整理,并由上海中华书局、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。徐大桂善长诗赋,著有诗文集《钝斋诗集》、《闲情集》、《分园杂诗》等二十多本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又积极投身抗日运动,并在1944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2014年,徐大桂这位红色的白衣战士入选《中国300名抗日英烈名录》。

多盘岭廖寺园无名烈士墓长眠着18位烈士。1935年10月,红军某部队队长张士坤带领17位小战士执行任务,到达千笠寺时遭遇国民党11路军,除队长张士坤留下姓氏名外,另17位皆未留下姓名,且多是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。丧心害理的敌人砍去队长张士坤的头颅,割下另外17位小战士的耳朵带回千笠寺街上示众。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廖寺园,真的是“烈士无名存浩气,青山有幸理忠骨”。

1946年7月皮旅奉命掩护中央主力北上,在大化坪清风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顽强拼战,由于当地群众舍命支援,送水送粮,送弹参战,救死扶伤,使得皮旅“两战两捷”,顺利完成了中原突围任务,皮旅仍保持着五千人的建制,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皮旅皮定均也因此“由少进中”。试想若没有当年的“两战两捷”,革命形势会是怎样的变化?大化坪这块英雄的土地,功不可没,山山埋忠烈,岭岭皆丰碑。

衡山不墨千秋画,碧水无弦万载歌。一千多年前的渔火,在人们的眼前时隐时现;一千多年前的喧闹,在人们的耳边时常响起;一千多年来的往事,如今沉淀为文化、历史不会随风而去,今天不会凭空而来,如今的大化坪,立足“两山”,发挥优势,处处美景,乡村振兴,已成为“中国最美旅游环线”上一颗耀眼的明珠。

红土地

本栏责任编辑: 谢菊莲 E-mail:46743672@qq.com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

陈俊帮